

春节文化意蕴深

■张增亮

剑花

百节年为首,四季春为先。转眼间,蛇年春节正向我们款款走来。

春节是什么?是避邪趋吉的清鞭炮声,是红灯笼红春联的喜庆色,是洋溢在人们脸上的喜悦,是年糕饺子的幸福味道……它有声有色、有滋有味。

春节是什么?是一行秀气的小楷,是一幅吉祥的年画,是一座门前的小桥,是一声“妈,今年春节我回家过年”的热泪盈眶……它温暖湿润、温柔温馨。

春节是什么?是炎黄子孙一年中最盼望、最重要的节日,是华夏儿女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,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的文化集合……它隆重郑重、庄重厚重。

有人说,“年,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,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。”的确,作为已经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传统,春节是热火朝天的烟火味儿,也是绵延悠长的文化味儿,是感受民族身份认同感的过程,也是重温并寻找文化归属感的时刻。人们重视春节、期盼春节、欢度春节,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春节凝结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、审美意识与人文情怀。

文化如水,浸润无声;文明如潮,生生不息。春节文化的价值,在于对优秀

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传扬;春节文化的魅力,表现在绚丽多姿的形式,体现为感染心灵的内核。春节文化,既是宏大叙事的共同记忆,更是具体而微的独特体验。写春联、挂年画、贴窗花,守岁、拜年、祭祖,发红包、穿新衣、吃饺子……欢喜中国年,正是在“故节当歌守,新年把烛迎”的除旧布新中,在“昨夜斗回北,今朝岁起东”的昂扬自信中,人们切身感受到了春节文化的深厚意蕴。

大年初一,古称“三元日”:岁之元、月之元、日之元,即新年的开端、新季节的开端、新月份的开端。有开始,就有梦想,它凝聚着人们对新春新气象的期待。因此,围绕春节的各种习俗,也都体现着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。比如,世界纪录协会收录的世界最早春联“三阳始布,四序初开”,其意就是辞旧迎新、革故鼎新。又如,除夕之夜是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天”;饺子谐音“交子”,象征着新旧交替“更岁交子”的意思。春节吃饺子,也折射出“辞旧迎新”的内涵。再如,“腊月二十四,掸尘扫房子”,人们会把室内室外、房前屋后彻底打扫,还要清洗各种器具。这一行为背后有更深的寓意: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,所以新春扫尘有除旧布新的含义,激励人们敢于创新、勇往直前。

每年春节,到老红军、老英雄家里拜年的人很多,给坚守岗位不能回家的奉献者们点赞的很多……在春节的“文化乡愁”里,家国情怀在此刻更加浓郁、更为彰显。

有一首歌这样唱道:“都说国很大,其实一个家。一心装满国,一手撑起家。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”战争年代,刘伯承同志用“多打大胜仗”的捷报为人民恭贺新春。今天,人民子弟兵用默默坚守抒发心声:“情燃万家灯火,剑挡塞外胡风。”

“疆域有表国有维,此柱可立不可移。”在军人心里,守望团圆,也是幸福过年。在军人心里,最重的家是国家。于是,在“寒雪梅中尽,春风柳上归”的春色里,在“但令身未死,随力报乾坤”的使命里,甘愿用“一人辛苦万人甜,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坚守奉献,守望人民团圆的万家灯火。

春节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近20个国家已将中国农历新年确立为法定节假日,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欢庆农历新年。欢度春节之所以成为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,就在于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,传承着和平、和睦、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,承载着家庭和睦、社会包容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。

如果说传统性是春节的精髓,那么时代性就是春节的生命。当文化的韵律叠加时代的脉动,当传统的底色添加现代的线条,春节就有了更多元的文化表达、更精彩的文化呈现。让我们相聚在春节时光,在文化的纽带里、情感的磁场中,共同感受和弘扬春节文化。

第一次在军营过年
连队年味比家乡更浓
新春团拜会热闹难忘
第一次在军营过年
连长替我到哨位站岗
我和战友们共赏春晚
第一次在军营过年
我们在欢乐中拔河竞赛
笑声、喊声高过鞭炮声
第一次在军营过年
家乡情军旅情融成一片
炽热的家国情怀
激励我在军营里成长

新春汇演凝聚奋进力量

■晋 蒙 李长润

活力军营

新年的脚步渐近,第82集团军某旅文体活动中心内张灯结彩,充满喜庆氛围。一场以“启航迎新岁,担当新使命”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火热开演,为官兵送上新春祝福。

鼓声渐起,节奏由慢变快,逐渐密集有力,似战马奔腾,一下点燃了现场气氛。文艺汇演在中国鼓表演《强军战鼓》中拉开帷幄。雄浑的鼓声在文体活动中心内回荡,抒发着官兵对火热军营的热爱。新兵袁浩楠被节目深深感染,感受到那鼓声中蕴含的力量。“这鼓敲得我热血沸腾,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”

整场汇演的节目均由官兵自编自演。他们用质朴的兵言兵语,讲述身边故事,使节目散发着浓郁的兵味与战味。小品《新兵成长记》用诙谐幽默的语言,将新兵的成长经历展现在观众眼前,其中饱含的战友情,令人动容。上等兵王亚鑫,既是这部小品的主演,也是主创之一。小品的故事源于他对的亲身经历。短短两年时间,他从一名新兵成长为连队里最年轻的班长。领导和战友们的鼓励与指导,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他

的成长之路。
情景剧《战斗进行时》,将演训一线的故事原汁原味搬上舞台。剧中,班长陈金龙所在炮班在演习的关键时刻,突遇装备故障。在分秒必争的任务面前,陈金龙没有丝毫退缩,他果断带领全班战友迎难而上。他们团结一心,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步步解决问题。情景剧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,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,生动展现了该旅官兵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。

“汗水尽情挥洒,无惧那风吹雨打,采撷战地黄花,梦想会生根发芽……”歌曲《一路有你》旋律激昂,歌词中洋溢着新时代官兵的青春激情。小品《照相》透过一张张泛黄的照片,串起老兵在部队的奋斗历程。舞蹈《精武硬骨》中,演员们动作刚劲有力,用舞蹈语言展现了官兵在比武竞技中你争我赶的拼搏精神……

“这场汇演不仅是为了喜迎新春,更为了展现官兵风采,凝聚兵心士气。希望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,感受到军营大家庭的温暖。”该旅领导说。

当《强军战歌》熟悉的旋律响起,全体官兵齐声同唱。歌声中,有对过去一年辛勤付出的回望,有对远方亲人的思念,更有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和期待。

唱一路兵歌

献一路真情

■黄 贇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胖

文艺轻骑兵风采录

夜色如墨,群山无言。伴随几盏灯光亮起,大巴山深处的哨所内传来阵阵掌声。新春即将到来之际,武警重庆总队“挺进号”文艺小分队,翻山越岭把“文化大餐”送进深山、送上哨位。

“为兵服务,是我们的宗旨。”文艺小分队队长李梓告诉笔者,为了给官兵送去新春的祝福,他们此次巡演,行程遍及武警重庆总队所有偏远点位。几天的时间,从巴山深处的城口,到三省交会的秀山;从雪雾朦胧的武隆,到乌江沿岸的涪陵,小分队为不同战位的官兵奉上了10场演出。

“见第一就争,见红旗就扛,见困难就冲,龙潭虎穴也敢闯……”在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武隆中队,一曲嘹亮的《见第一就争》,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。现场官兵与队员们齐声合唱,气氛热烈。

“创作接地气,作品才能聚人气。”演出中,文艺小分队队员冉涛既当主持人又兼任节目导演。在他看来,好的文艺作品必须从官兵中来,到官兵中去。他们从官兵生活中挖掘素材、寻找灵感,用兵言兵语打动



阅读时光

—

春节越来越近了,春夏秋冬一个轮回,总在年终岁尾之时,如约而至。但我又感到,春节离我很远,甚至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。也就在那一年,汉王朝进行了历法改革,规定以农历正月初一为“岁首”,又称“元旦”。这个2000多年前确立的节日,从此在中华大地上逐渐演化为华夏儿女最隆重的节日。也基于此,2024年12月4日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,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第19届大会上,通过了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的评审。

伴着新春佳节的咚咚脚步,浓郁的年味,也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扑面而来。我从古诗里的春节中,看到了久远年代,我们的先人在除夕守岁的场景。唐代诗人孟浩然在《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》中,就描绘了除夕之夜,他在友人张少府家中其乐融融的相聚场景。两家人平时关系很好,彼此亲密无间,过年了,更要欢聚一下。一句“续明催画烛,守岁接长筵”,生动描述了夜暮一降临,主人就点燃有画饰的红灯烛,摆起守岁的宴席,亲朋好友列坐其次。“旧曲梅花唱,新正柏酒传”,写了席间有人唱起《梅花》旧曲,众人开怀畅饮新蒸的柏酒。诗人还打趣地写道,“客行随处乐,不见度年年”。意思是说:“我现在是四处漂泊,且游走且行乐,一年又一年,悠悠岁月就这么过去了。”从诗中,我真切感受到了古人过春节的情趣,也体味到诗友之间的情谊和对人生的感悟。

宋代诗人陆游是如何过除夕的呢?从他的《除夜雪》中就能略知一二。那年除夕之夜,北风带来一场漫天飞雪。诗人咏叹“嘉瑞天教及岁除”,意为: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瑞雪啊,又恰好是在除夕之夜到来了。陆游在兴奋之余吟诗“半盏屠苏犹未



官兵的心。

文艺小分队原创的相声《战场》,取材于一名登上中队军事训练“龙虎榜”的战士的故事。创排初期,两名队员特意来到战友中间试演,倾听大家的意见,不断打磨修改,最终让这一作品呈现出良好效果。在此次巡演中,这个节目深受官兵的喜爱。

“一场演出就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演出既有振奋人心的燃点,又有感人肺腑的泪点,让官兵在润物无声中受

到熏陶启迪。”该总队某部指导员胡巧武看演出后说。

“用兵言兵语演绎战友们的故事,是我们的职责所在”“用心歌唱、用心舞蹈,我们要把创作的根扎在基层”……休息间隙,小分队的队员们围绕此次巡演,畅谈感受。

向战而行,为兵而歌。此次“挺进号”文艺小分队还特意邀请了多名总队的优秀政治教员一同下基层,以更加鲜活生动的形式将理论讲授穿插在演出

中,面对面解答官兵的问题。

节目主创人员徐优介绍,他们还特别创作了表演唱《新时代之歌》、小品《新时代·新成就》等节目,注重将新观点、新思想融入其中,使节目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。

“文艺小分队将部分理论知识融入小品、快板等节目中,令人耳目一新,也激发了大家深入学习的热情。”该总队某部中士杨洋说。

“好遗憾,错过了演出……”刚刚结束了在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开州中队演出的队员,无意间听到炊事员这样说。队员们一致决定,利用午餐后的时间,为错过演出的炊事班战友单独加演节目。

歌曲《卓玛》、舞蹈《鸿雁》……用心的表演赢得战友们阵阵掌声。“真没想到到队员们会为我们专门加演节目,让我们的心里很温暖。”炊事班的二级上士廖圆说。

“官兵在哪里,舞台就在哪里。”李梓告诉笔者,心中有官兵,舞台无大小。他们在巡演中坚持只送欢乐、不添麻烦,不仅送上精彩节目,更展现了良好作风。

左上图:在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开州中队,文艺小分队队员为官兵表演舞蹈。
王 胖摄

赏春联

刘延安撰

这张照片拍摄的是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迎新春、赏春联的场景。作者采用短焦镜头、高速快门拍摄。“柳营春试马,虎帐夜谈兵。”战友们品读着富有军营特色的春联,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背景中,高大挺拔的椰子树,烘托出南国新春朝气蓬勃的别样“年味”。

(点评:彭征雄)

古诗里的春节

■剑 钧

举,灯前小草写桃符”,生动描摹出盛了半盏屠苏酒的杯子还没来得及举起来庆贺,他就急于在灯下用草体字赶写迎春的桃符了。诗中的“屠苏”原本是古代的一种房屋。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,称屠苏酒。诗中的“桃符”,最初是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,用桃木板分别写上“神荼”“郁垒”二神的名字,悬挂或嵌缀在门首,意在祈福压邪。随着造纸术的产生,“写桃符”又演变为书写对偶的吉祥语,进而发展成为盛行千年的新春楹联了。

二

古诗里的春节,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到今天,至今仍未改变的就是民族文化的根与源。而今过春节,人们依旧在重现宋代王安石在《元日》诗中描绘的情景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;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诗还收入了小学教材里,可见其普及率之高。如今,科技改变了生活,但传统的习俗仍在传承。人们在爆竹声中辞旧迎新,家家户户贴春联、挂红灯,坐在电视机前看“春晚”,迎着新春初升的太阳过大年,那种欢欢喜喜的氛围满是年味儿。

古诗里描述的过大年与当今的过大年一样,都是丰富多彩的。我读白居易的诗《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郎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》,就宛若来到大唐王朝的诗人家中,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与情趣。过大年就意味着大团聚,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。无论相隔多远,游子也要尽可能赶回故乡,就像当今春运一般。虽说那时没有高铁和航班,可就是骑着毛驴,赶着马车,甚至徒步,也要跋山涉

水赶回家过年的。

看看在白居易的家,过大年有多么热闹吧:他的弟弟妹妹、妻子儿女,还有小侄子和外甥都齐聚家宴。晚辈们可爰稚气与诗人一道嬉戏,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然后,酒宴开始了:“岁盏后推蓝尾酒,春盘先劝胶牙饧”。诗中用“岁盏”“蓝尾酒”“胶牙饧”的描述烘托年味。“岁盏”是指年终的酒宴。“蓝尾酒”是古代的一种酒,一般在年末或年初饮用。“胶牙饧”是指一种吃起来会粘住牙齿的糖。年宴过后,还未尽兴,家人们开始品尝蓝尾酒。迎春的餐盘里,也早早备好了粘牙的糖汤。白居易看到此景,不禁有感而发,“形骸潦倒虽堪叹,骨肉团圆亦可荣”,意为:我岁数大了,身体状况虽然潦倒,但看到一家人欢欢喜喜大团聚,作为长辈也是值得荣耀啊。

白居易在诗中流露出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享受,年味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。诗人对亲情的珍视和向往也随着诗行流淌出来。古诗里的春节,简直就像一幅幅鲜活的民俗画卷,不仅留下了一家人的欢乐笑声,也留下了一段历史的记忆。

三

古诗里的春节,在不同朝代的诗人笔下,就犹如迎春的锣鼓,敲出了过大年的欢乐气氛。古代诗人们无论是春风得意,还是云淡风轻,无论是踌躇满志,还是心灰意冷,在春节那天,也许都会昂起头来,对新的一年产生新的希望。这或许就是春节的魅力之所在吧。

唐朝诗人戴叔伦常年在外飘零,除夕之夜也只能寄宿在驿站。于是,他写了一首《除夜宿石头驿》,先是写了大年

三十的孤独,只身一人在寂寞的旅店,没有谁来看望他,只有一盏冷清的孤灯与诗人相伴。这是一年中最后一个夜晚了,可自己呢,还是孑然一身。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”,道出了诗人的失落与无奈。他坐在客栈,对镜看到愁颜与白发,不由心生几分悲凉,但诗的最后一句“明日又逢春”,似乎又给予他几分亮色和对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希望。

相比于戴叔伦孤独过除夕,宋代诗人杨无咎过的除夕就热闹多了。他在《双雁儿·除夕》词中喜上眉梢地说:“劝君今夕不须眠。且满满,泛觥船。”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惬意。“泛觥船”的“觥”,指的是古代一种酒器,类似长柄勺,用于舀取酒器。而“船”则代表众人欢聚场所。在这首诗中,他分明在鼓动大家,都别去睡觉了,在除夕夜,何不一同乘船游于江面,共享良宵呢?诗写到这里,诗人还意犹未尽地说:“愿新年,胜旧年。”如此说来,虽说时空相隔了千载,但古人的思维和今人的思维还是息息相通的,都充满了对新春的美好祝愿。

我在咏春的古诗里,读到了古代诗人们的乐趣与情怀。古诗里的春节写在了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,“愿得长如此,年年物候新”(唐·卢照邻《元日述怀》);写在了其乐融融的家人团聚中,“笙歌间错华筵启,喜新春新岁”(宋·赵长卿《探春令·早春》);写在了美好的祝福里,“一日今年始,一年前事空”(唐·元稹《岁日》)。

致敬古代诗人们,他们以浪漫的诗心记录了时光的流逝,以辽远的目光记录下春节的美景。飞雪迎春到,天涯共此时。这就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脉,铭刻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丰碑上。